

# 山的掠影

刘寄奴



星座副刊第120期

鹰划过卡邦树梢有羽翼的幻影  
在树梢有弧形的掠影  
侵略过像掠走了地上的什么  
你知道已经不算什么了  
悄悄惊醒的生灵，惊醒的山  
像死亡掠过了山谷惊动了一山一山的奔驰  
山上崩裂下来的巨岩坠落悬崖  
你不听话被罚跌落山下  
山无言石无语，只能默默承受  
承受一切的伤痛，乍然惊起  
那些此起彼伏的幻影  
总是不能沉默地发出巨大的声响  
像是要扰乱了山的平静  
像是在宁静的空间  
轰然巨响，惊醒这世界，惊醒这荒林  
丛林在半醒半睡之间  
又一场暴风雨剧然而至

2011-4-23

不染

## 最爱的花卉

记得小时候，偶然

发现住家后面有一个天然的花圃。这花圃人迹罕至，于是，就变成了我个人隐藏的秘密。而这秘密的花圃，陪我度过无数的童年。

小时候，我身材不高，看看现在的我，大家也可感受那矮矮的遗憾。个子小，当然有受伤的时候，有委屈的时候，有被同学欺负的时候，大人们责骂的时候。。。

我就躲在花圃，静静的流泪，静静的看着绽放的花朵。我的眼眸始终离不开美丽蝴蝶兰，忧思慢慢沉淀在那卵形叶片上，仿佛承载着所有创伤，离开人间到达天堂。

眼睛渐渐的变亮，美丽蝴蝶兰弥漫芬芳，取代了鼻酸。心，变了柔软，好像脱胎换骨一般，展开脚步，重新出发。

长大以后来到了台湾，地震台风土石流成了新的忧患。虽然心像涟漪般荡漾，但我明白离家的侨生像雨水落在日月潭，必须和它合一，共同患难。

童年秘密花圃的美丽蝴蝶兰，是我重新寻觅的力量，抚平在宝岛生活的不一样。为了花儿的灿烂，我拿起背包随着高铁流浪。

依偎在民权东路公车站，我闭上眼睛，心系在台北国际花卉博览会上。台湾蝴蝶兰成了灵魂的出口，化成瑶池净土的花瓣。愿兰花安抚台湾的苦难，开启人间的希望。



他孩子的事发生。

“哦没事，我只是要跟他说话而已。”他一副叫我“放心”的大哥神色。言谈之间，儿子坐在楼梯口自在而满足，手把玩一根草，拔来拔去，搭腔：“就是啰，要做好朋友嘛……”气质从哪得以真传一览无遗。

确认没有恶意，我到课堂向正在低头抄写的Harry招手：“Harry！”

“又来啦！……”他那一口腔圆字正的电视台华语，仿佛应付的是专找他麻烦的家伙！

“Harry，只是要跟你说一说话啦！”

这回他放下笔很爽快地出来，我揽着他肩膀给他鼓励。只是当他看到楼梯旁Kenny的爸爸，就马上掉头，一脸慌张：“不要！……我不要……”

“没什么啊，Kenny爸爸只是想跟你说话，相信老师，老师跟你在一起，来！”我握着他的手。他走得很慢很慢很慢……来到那两父子跟前。“爸爸”的神情平和稳定，他把手放在Harry的肩膀：

“以后Kenny有什么不对，你跟我讲就好，但不可以打架！”

“对，以后不可以这样，我们做好朋友知道吗！”Kenny一脸正气誓旦旦的向Harry点着头，那阳光下铜色方脸小眼睛胸无成竹。

“你也是一样哦！”我挑眉毛提醒他。

Harry不安得缩着脖子唯唯诺诺。我把一直握着的手放在Kenny的手，在父亲的见证下他们又握了一次。

\*\*\*

握手说对不起的作用有多久？故事还很长。两个星期之后，Kenny在办公室外探头探脑，索性叫他及另一位同学Beng进来聊聊。问起父母与他们平时的相处之道，十一岁与十岁的两个小男生互相说着自己的老爸如何“处理”他们。Kenny身为两个学术优秀妹妹的哥哥，上课的日子他时常“眼睛”痛“头痛”，与大人一起看连续剧至半夜的孩子，第二天上课眼痛头痛未必是假的；但妈妈坚持那是他最擅长编的“故事”。经营家族生意的妈妈，晚上爱追看连续剧。爸爸做生意时常在外，鲜少罗嗦说教。虽然不常但生气时“修

理”Kenny决不手软（妹妹说父亲曾把哥哥关在储物室，他在里边大嚷大叫）。Beng（此小男生斯文彬彬有礼）说做错事时，爸爸会指正他，有时也会体罚。爸爸时常提醒他“读书/做人的道理”，妈妈严格兼顾完成道理。Kenny听了不甘落后马上说爸爸也有说些道理给他听，叫他学好。

（这“说”的，“写”的都似小学的“作文”！这小学的作文实际上不容易完成）

把问题简单归纳：“你们觉得父母爱你们吗？”

“爱！”

“父母都爱你们都在教导你们学好，为什么你们两个人在学校行为表现却完全不一样？”

Beng指着Kenny：“他不是不好，是“嘴巴多”整天讲人！”

Kenny马上回应：“他们也讲我嘛！……”

“但你老是去惹人！惹人生气！得罪人！”Beng指出。

生起气来吵起架来，吵凶了就动起手来。

是的，读书学习都没趣，与人格不入，除了耍嘴皮子占些便宜让别人有反应外都不知在学校还能做什么。而此时闲聊中的Kenny自信而有理，成熟懂事。两个小男生得到一些结论，由老师肯定及评价，后搭着肩膀回班。“言教身教”、“爱”与“友善”能完成灌输孩子们的行为与生活原则，这真的是小学的作文，而且在这个时代会觉得自己是在梦人呓语。

这不是完美理想主义，是在不理想的教育中找出一点空间，作出些伸缩性的调整。在我们的工作里不会看到“成功”这两个字；除了耐心勿躁，协助孩子们一节一节往上爬。

●●●

我把教育当作是一首歌，一个个的音符此起彼伏，始于山谷，经过险滩，去到平原，再上峻岭、苍穹……

每一小节的结束都是下一节的开始我把教育当作是一首歌，选择把它编成一首唱起来愉快的歌，一节一节唱下去，希望每个小节有个心旷神怡的结束，然后开始小休时间是歌里一篇叮咚的音符。

## 小休

安哲拉



接上一页

●●●

年轻美丽的妈妈来了。看到了伤口惊呼：“要死，怎么会这样？”

儿子照样把他刚才的说法讲一遍：“我没有弄他，是他打我……。”

妈妈不悦得投诉，不久以前放学时也是这个叫Harry的孩子追他追到上车。

一番调解之后，她瞪着这个宝贝儿子：“你就是嘴巴多……！”

决定由妈妈带她去诊所。正要上车，他突然间迟疑起来：“缝……会痛吗？”

妈妈架起手：“不知道喔！”

我向妈妈使了个眼色：“不是很痛，没事，你不会怕那一点点痛吧！”

于是上了发亮的车。

隔了一个钟，爸爸带他远远走过来，书记小小声说怎么长得这么像。有点扁又像方又像长的脸，褐金色头发，一身黑和蓝（翻起袖子或衣可能有只羯子、老虎或龙呀什么的）。我走出去，小子轻松的说：“缝好了！”

我接过了医药单，细细看那一圈被剪了头发缝了两针的头。爸爸笑笑得问怎么会这样。把他儿子的“优点”、在校的特别行为与“气质”分析转告于他，他频频点头附和。

小子带我们去看那面墙壁：“咦？血呢？刚才这边有血！”

“擦干净啦。”

“我想跟那个孩子说话，”父亲又“笑笑”得说。我研究着那金褐脸上后面的“意图”：“刚才老师已跟他沟通过……。”我们不想有别的家长责骂或对付其